

第八章 發心的廣分

根本科判第三項——簡要展示如何生起菩提心寶之理。

簡要的大乘發心，如《菩薩地》所說，有四因、四緣、四力，此由單一或由聚合而發起。四因是，一、見到佛菩薩力量不可思議，或因聽聞、深信而發心。二、雖無如此見聞，但薰習教示了許多大乘法義，增長了信解力而發心。三、雖未聽聞，但見正法將近隱沒，不能忍受而發心。四、雖無所見，但時運極惡，在此眾生極為愚癡、無慚無愧、極大嫉妒、慳吝之此時，聲聞緣覺的發心已屬稀有難得，何況無上菩提的發心？想到若干時候假如我如此發心，也應安置其他眾生於此而發心。

四緣是，一、見到佛等種種奇妙神變，感生驚嘆，想到如此菩提我亦應

證得而發心。二、於說法處，聞及佛諸功德，初啟淨信，由彼信力而發心。三、由於不能忍受大乘聖教趨向衰沒而發心。四、見到生起如此義大的心甚難稀有而發心。由四緣各自的發心，只是欲得菩提的誓言，發心定義並未悉備圓滿。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以為，發心是以生起欲求菩提而安立，非以刻意所為而安立，又說，把所有眾生安置在佛位的誓言也是發心，這兩者的任何一種都必須列為唯發心之數。然而，定義圓滿的發心，則不只是由於見到必須利他而導出欲求成佛而已，那是不足的，還必須為了自利，也見到不能成佛而欲求證得佛位——當然，這決不是不管利他，恰恰相反，必須是為欲求利他，這些在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都有清楚提到。

至於四力，由自身力量欲求圓滿菩提，是名自力；基於他力而生起欲求圓滿菩提，是名他力；往昔曾串習過大乘，現僅聽到佛菩薩的讚揚即而發心，是名因力；依止善知識，長期薰習聞思修等善業，依此而發心，是名加行力。以上這八種因緣，無論是依著單一或是聚合因緣，若由自力或因力而發心即屬堅固；若由他力或加行力而發心則不堅固。上述說法來自《菩薩

地》，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也作如是說。另外，四因是指開始修習發心的階段，是發心的遠因；四緣是近因；四力則是指由於此諸因緣，而於焉生起的最為強大的力量。

以需要或目的而區分發心也有三種，一為真實的發心之相，或稱之為國王式發心，二為船夫式發心，三為牧者式發心。首先猶如為了服務成辦所有廣大人民的公共事務，先前必須取得王位執掌王權而施行政務；為了一切眾生義利，自己須先成佛——想到直至眾生界未空之際，為能易於成辦一切眾生義利而發心。其次，渡船的船夫想到，自己與諸船客同在船中，必須依持勤奮之力擺渡到彼岸；菩薩有時也想到，必須把自己與一切眾生從大有海中救拔出來，安置於佛地而發心。最後，如牧者隨後吆趕著所有綿羊，依持勤奮之力趕送到大草原；菩薩有時也想到，應先導引一切眾生，安置於佛地，而後我再成佛。關於這幾種，許多善巧大德認為，是基於相續不同的眾生的開始各自新發心之理，而才有這三種發心，雖然如此，這些是否趨歸為圓滿發心的定義，仍然有待進一步觀察。或者可以說，整的發心體性雖不外乎是

國王式發心，但在恒長增長發心之時，因增上心特強，所以後兩種發心也得以恒常發起；例如有許多時候，母親願代替自己的兒子而死或願與兒子一起同死等，但這其實是貪心或增上心力量特強的關係，並不是事實既有的情況。

此外，就菩薩行的修習之理，發心也區分為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兩種，這兩種發心的差別，許多高明的祖師大德有多種主張，大部分的共同主張是，如《修行次第論》所說：

為利眾生，惟願成佛。

這是說首先的欲求為願菩提心。彼論又說：

今此而後守護律儀而趨行諸資糧，是謂行菩提心。

這乃是以得不得菩薩戒而予區分的。另外，《入行論》也說：

如人皆了知，欲行正行別；

如是智者知，二心次第別。

賈曹傑尊者隨彼文詞作釋，其實是與中觀自續派以下所共的說法。自續

派與唯識宗等主張，所謂的律儀的本質，乃由彼清淨受持而生起的一個續流相續的能斷之心，稱之為律儀，因此，乃是以菩薩戒的現行攝持不攝持而區分了願行二菩提心——不過因為從得菩薩戒到七地之間，也有許多不現行行持菩薩戒的時候，所以認為那時的發心只是願菩提心；八地以上，除了等持無分智之外，並沒有菩薩戒不現行行持之時，而才說只有行菩提心，並無願菩提心，所指的就是這個意思。中觀應成派則一如有部的說法，主張律儀為一色法，凡是由彼清淨受而得到一個堅固的無表色與誓言，即謂菩薩戒，一旦得了菩薩戒而不衰退，就並沒有不現行行持之時，因此才說已得戒但不衰退的發心唯一就是行菩提心，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等也採行同樣的說法。《入行論》的真正意趣是，譬如旅者想赴街市，想而做行走的準備，而後決定了才趨赴道途，開始了行走之事，就像這兩者的依次而得，展示了為一切眾生義利，欲想趨行圓滿佛地的發心即為願菩提心；而開始著手於趨行，以及於阿闍黎、十方佛菩薩面前立下趨行的誓言，正式趨入趨行之事，是謂行菩提心。

因此，以一大乘發心為基礎，凡是由菩薩戒學處所正行攝持的菩薩行的修學，就是行菩提心的定義，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中品到已得菩薩戒且不衰退而到佛地之間。也是以一大乘發心為基礎，凡是不由菩薩戒學處所正式攝持的菩薩行的一切修學，就是願菩提心的定義，界限唯在大乘資糧道。菩薩行的修學是指六度，或彼隨一的行持。願菩提心時，雖也如此祈願，並任自己所能的趨行修學，但卻畢竟沒有如此真正承諾的誓言。行菩提心時，則因具有如此真正承諾的誓言，故已趨行圓滿的六度修學。因此，直至得菩薩戒不衰退之期，每小時每分鐘也都趨近無上菩提，這才是真正的現趨菩提。這就好像雖同為斷十惡業，由彼求受與不求受居士戒以上的差別，福德力量的大小就有差別——不過，受戒不一定得戒；如果並未入道，而受了菩薩戒及密宗戒，其實乃是為了能夠於彼增益、信解，也為了能積累彼所替代隨順的福德的緣故，但有人竟卻自傲，以為得戒，這只是像狐假為獅立在獅羣罷了。願菩提心並不須證悟空性，生起行菩提心卻必須已證悟空性，此諸差別甚多觀擇，茲不再述。

關於生起這兩種發心的身所依與心所依，首先新生起願菩提心的身所依，是遍在六道眾生。經上說：

彼時人天百千數，啟發無上菩提心。

展示了依著人天兩道，可以現行新生起菩提心。《海龍王請問經》也說：龍二萬一千，發起無上菩提心。

許多教典中也提到有以畜生所依身現為發心的。《報恩經》則說：我們導師往昔投生為地獄拖車者之時，緣念友伴的痛苦而發心。

這裏展示了以地獄所依身而發心；如此說來，也善為證成了以餓鬼身及阿修羅身堪能發心。這些眾生往昔為人或在天道時，雖有心極力修習發心，有些卻因業及異熟的遮障力大，無以啟發菩提心，繼而死後投生地獄，當這些業障轉趨輕微，憶念起往昔的修習，而得生起菩提心等，這其實是必然會有的情況。

其次，現行新生起行菩提心的身所依，必須是天人隨一——菩薩戒現行新生起的身所依，必須是具有這樣的所依身吧？以這兩種身所依的意義相同

故。而且也必須經由生起願菩提心，進而長期薰習，才得以生起行菩提心，因此必須只有在善趣才能生起。

再其次，為心所依。願菩提心現行新生起的心所依，是指於前面提到的種種修心次第悉作增廣，並觀待著當下力量的差別。有些由於緣念諸佛的信極大，現為導生發心；有些以眾生為所緣的悲心極大而導生發心；有些於菩薩苦行忍辱之精進特為熾燃而導生發心；有些則於業果等信力極大而導生發心，這些都是心所依的現行差別。此中，《寶燈經》有個偈頌堪為證成：

信仰佛及佛教法，信仰此諸菩薩行，

信仰無上大菩提，斯即謂上士發心。

一如所述。至於行菩提心現行新生起的心所依，則須由增廣願菩提心與清淨求受菩薩戒的心思而生起。凡此尚可廣說，即此暫止。